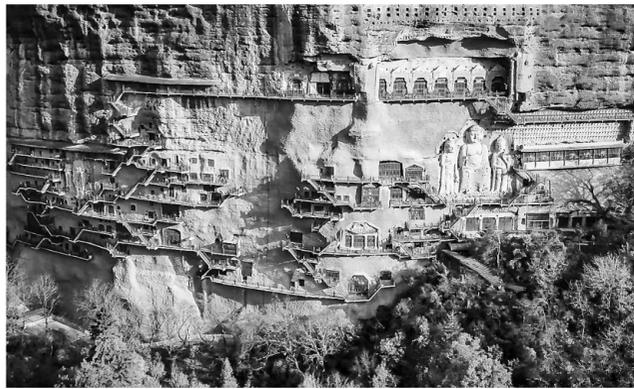




重推

# 探寻华夏五千年美的历程

□ 信文



麦积山石窟 资料图

书第一个篇章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国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人格、提升人格境界而存在的,是修身之学。中国文化是一种“重品”的文化,提倡真善美的统一,如中国人欣赏梅兰竹菊,并不因为梅兰竹菊比其他花卉美,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的象征。因此该书第一个篇章定名为“美在品格”。

第二个篇章是“美在艺境”。艺术创造和鉴赏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内涵,中国艺术重视境界的创造,如王国维论词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中国美学追求意境或境界,实际上是人的精神品格的延伸。比如书法,书学如人学,书品如人品,书法的形式美感是人的精神气度的外在显现。再比如绘画,在西方人物画比较多,而中国一开始也是人物画,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以山水画为主体,画有十三科,山水打

头,一片山水就是一片心灵的境界。再比如纹饰,在各种器物上那种流动的线条,那种特有的造型,均传递出人的独特的心灵世界。

第三篇章是“美与生活”,是从衣、食、住、行来谈中国文化中的美感。中国文化有浓厚的烟火气,就像庄子讲的,山林里面鸟被打光了,只有燕子独存,为什么呢?因为燕子的巢筑在人家的房梁上,这就是有烟火气。所以第三篇章是从人的具体生活入手,来谈中国人在世俗世界中展现的智慧人生和审美情趣。“这三个篇章,第一篇品格,第二篇艺境,第三篇生活,大致可以概括中国文化从物质到制度再到精神的一些断面,从整体上展现出中国人美感世界的荦荦大端。”

中西方美学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语言大

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王川对此作出解析,强调“本书做这样的篇章编排,正是想贴近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他指出,西方最早的哲人是自然哲学家,他们善于对宇宙自然进行理性分析,探讨世界来自原子、分子还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他们发展出一套自然哲学理论,后来才转到人的生活。这就使得西方美学从一开始就带上重理性分析和重精确性等特点,带有理智美学的特点。中国美学最初就是人本的,是人生哲学,研究人的心性、品德、修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德行修养做好,首先要正心、诚意,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中国走的是心性哲学、心性美学这条路,要求注重人的品行,要通过艺术境界、日常生活来涵养心性。最后的焦点是“成人”,这是人生在世一辈子的事。所以中国美学是伴随着人一生的成长建立起来的,从人的品格到艺术境界再到日常生活,这个过程归根到底是一种心性美学修习过程,是“成人之美”。

泱泱中华,文明何其博大。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之美》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讲述华夏美学写就的史诗,犹如千年织锦,绚烂多彩,一针一线皆蕴含着历史的深邃与东方独有的韵味。书中还汇集了各个艺术门类珍贵图片近200幅,从上古时期的陶器、青铜器,到历代书画、服饰、建筑、文物珍品等,带领读者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的古韵之美。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中国之美通识读本,从书页之间,步入中华美学的殿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领悟中华民族智慧的深远。

(《中国文化之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国美学是中国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是观照五千年文明根脉的透亮明镜,也是获得深层生命安慰的缱绻之乡。中国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为了向更多的人传达中国美学的独到精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精心组织、邀请文化美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联合打造,推出了《中国文化之美》一书,生动地讲述了泱泱华夏美学写就的宏大史诗。

《中国文化之美》各主题撰稿人均由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担纲。朱良志、王一川、袁济喜、吴飞、田青、莫砺锋、张法、王岳川、杨琪、任万平、赵声良、高春明、周育德、方拥、杭间15位专家学者,以丰厚的学养,勾勒出中华美学的博大精深,更以深入浅出的妙笔,探寻华夏大地五千年美的历程,引领读者感受中华美学的独特韵味与不朽魅力。

何为中国之美?中国之美,美在品格,国学、礼乐、辞章是绵延千年的底蕴;国学思想博大精深,“文质彬彬”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修为。天人合一、大道之美是礼乐文化的核心。辞章在韵律、意象和情感上都营造出独特的审美体验;中国之美,美在艺境,书法、丹青、纹饰、色彩是中国审美精神的具象呈现;中国之美,美在生活,服饰、戏曲、建筑、器物无不体现出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对美的追求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之美,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艺术表现与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国文化之美》的内容由美在品格、美在艺境、美与生活三部分组成,书中选取了引人入胜的13个坐标,包括博雅国学、中和礼仪、音乐正声、诗国情韵、各美其美、书法灵韵、丹青妙意、纹饰内蕴、色彩雍容、衣冠华彩、舞台芬芳、营造神功、器物巧美,寻索大美中国的精神源流和蕴含其间的中国智慧,绘就了中华美学的现实镜像与未来图谱。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朱良志在该书代序中指出,该



武阳周祖陵山 资料图

## 『父亲』形象与诗性民俗笔记

□ 白晓霞

“人间别离”是人生大苦,但也是善良美好的人性得以阐释的具体载体,因此“别离”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九歌》)“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近期,甘肃静宁作家陈宝全的诗集《风的脚印》出版了,作者在扉页执笔点题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关于“人间别离”的亲情诗集:“献给我的父亲。”但细读之下,发现作者的玲珑诗心值得分析:在通俗清浅的外表下沉淀着丰富的真情与深思,作者真实厚重的乡土生活经验,也让诗集拥有了“言之有物”的可贵品质。因此,这本诗集客观上既表达了作者的“别父”之痛,感人肺腑,也借“父亲”的朴素形象写出了一部主观性很强的,充满了诗性意味与人性善意的陇原民俗笔记,启人深思。

《风的脚印》共分四辑,第一辑:一场雪退回了天空;第二辑:种在地里的父亲;第三辑:像星辰落满夜空;第四辑:阳光照在风的脸上。四辑的书写手法大致近似:将亲人、朋友对父亲的思念与缅怀之情分散附着在了具体的民俗事项之上。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巧妙灵活地达到了多重的艺术效果。

一方面,抽象的“亲情”“友情”因为具象化的民俗事项而变得可感可触。在《草人儿》《月亮照在炕上》《布鞋》《裤子》《黑马甲》《石头镜》《带上父亲出门》《甜醋》《藏在身体里的父亲》《碰见李娜》等诗中,作者借助对于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等具体可感的民俗事项的理解和记录,将亲人、朋友对作者父亲的思念表达得质感十足,也以简笔勾勒的方式概括了“父亲”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动者形象生于土地、长于土地、葬于土地的平凡又充实的一生,客观上让读者看到了充满诗性意味与人性善意的甘肃民俗文化的鲜活侧影。

另一方面,因为作者将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概念有意识地与文化符号学意义上的“土地”“粮食”“种子”等概念深度联系,具象的民俗事项便得到了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拓展,零散的诗行便有了整体表达中华民族基于农耕文明而对土地滋生的深厚感情的可能性。因此,无论作家的主体写作意识是否自觉,诗歌从个体感性的“父亲”形象出发,在客观上表达了关于农耕文明的一些超验性话题,整体上提升了诗集的思想表现力。如《灰喜鹊》中的诗句:“它们和我们一样/喜欢这片果园/也喜欢被我们反复祝福过的土地。”

总之,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乡土文化书写的作家,陈宝全既有着自觉书写甘肃乡土文化的自觉意识,也有着精心锤炼书写技巧的自觉意识,在《风的脚印·后记》中,他这样阐释自己对中国诗歌重要美学范畴“意象”

的理解:“以一粒叫父亲的种子埋入大地,到意象中的归仓组接成整部诗集的基础骨架,写到了现实的别离与梦里的相遇、往事的回忆与瞬间的怅然,看似松散无序的组合间暗含着凄冷与温暖、四季轮回与情绪起伏的相互观照。”这种自觉的理论思考,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者诗歌写作中对古诗传统致敬的暗线,表达出了他对“人间别离”这一文学母题的婉曲书写意识。

唐代诗人温庭筠有一首“以溪喻人”巧妙书写“人间别离”的诗歌《过分水岭》:“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既委婉又深沉。用笔婉曲、诗意多指是自古以来优秀诗人的看家本领。《风的脚印》或许正是作者在致敬中国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次创新努力,他的诗歌也因此而具有了值得一读的美好价值。当然,也必须指出,《风的脚印》以口语化、散文化见长是其优点,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作者要有更为自觉地关注诗歌本质特征的文体意识,持续思考“如何锤炼出既明白如话但又不失含蓄蕴藉意味的诗歌意象”这一重要命题。

(《风的脚印》,陈宝全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人间烟火里的非遗传承

□ 黄静姝

著名评论家古粗主编的“情吟文丛”第三辑,出版了我省女作家黄璐的散文集《人间烟火》。该文集收录了《窑匠》《毡匠记》《窗花儿》《最后一个牧羊人》《乡尘旧事》等二十余篇散文,分为“匠心”“流珠”“伴侣”“光年”四个篇章。作者深入乡村的肌理和褶皱,深情打量乡村工匠、民间艺人以及凡尘俗事,关注农耕文明并记录乡村的呼吸与心跳,字里行间道出人生的真谛,漫卷着人间烟火之气。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散落在民间的非遗项目,展现出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和蓬勃遒劲的生命姿态,从而唤起人们对乡村的怀想和对传统文化的探寻。

《人间烟火》具有一种流动的生活气息和生命感觉,是自然抒写与从容表达的统一。作者以独特的审美视角,捕捉那些时间长河里的人和事,并且融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本我经验,最终形成一种自然而不缺失高雅、深刻又不流于晦涩的风格。著名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这样评价道:“黄璐的散文从平常生活细节中发现不平凡的诗意和意义,她有敏感的文学知觉,对故事细嚼慢咽的优雅耐心,因此她的文字也需要细品慢读。”

作者以“人间烟火”为题,巧妙地及个人与乡村、生活与文化勾连在一起,在历史和时代的共振中形塑古老西部的坚韧、丰富与变化,蕴含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质木而文实,言近而旨远,透射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文化色彩,给人一种温馨而厚实的体验。

“非遗”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形态,也是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在西部古老而苍茫的大地上,“非遗”

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工艺制作技术,也有民间流传的表演艺术。黄璐在《人间烟火》中,不仅记录非遗的外在形式,更深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书中不只对技艺本身进行详尽描述,更融入作者对这些技艺蕴含的文化意义的深刻思考。她深入民间去寻访和考察,探究其历史渊源,挖掘其人文积淀,让那些司空见惯的存在,变成自己文本中鲜活而内蕴丰富的抒写对象,体现出一种现代生活与非遗文化的交融互渗。

王文章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量存在的工艺品、表演艺术等,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是进行艺术研究、审美研究的宝贵资源。”《人间烟火》以非虚构写作为路向,真实地记述了诸多非遗传承人,形成了作者理解人生与表现生活的独特方式,具有现实生活的底色,亦透露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在她的散文世界,有制陶的(《窑匠》)、织褐的(《织褐的女人》)、修鞋的(《李维翰》)、手工地毯的(《制毯匠老尚》)、民间剪纸的(《窗花儿》)、传统制毡的(《毡匠记》)等,这些作品都以个性化的思考角度与多样态的叙事方法,从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书写非遗,考量当下非遗传承的征候,蕴含着作者对非遗传承的深度思考,也为非遗保护提供了鲜活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提升群众对非遗项目的关注与认知,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黄璐的散文创作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努力的探索。她以充满着生活气息和文化情怀的写作姿态,折射出礼赞家乡与传承民俗文化的美好愿景。

(《人间烟火》,黄璐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纸上书店

《吾家吾国》

王宁 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人生有一万种可能,应该如何度过此生?本书的答案是“不负家国,不负此生”。作者以采访者的视角,讲述了10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这些功勋人物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寻跃然纸上。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魏晋清谈史》

裴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全面探讨魏晋清谈历史进程的著作,以时间为轴,以近两百位魏晋名士为线索,追溯清谈的源流,界定清谈内涵,立体呈现属于魏晋的两百多年壮阔历史。作者从《世说新语》《晋书》等史书、笔记中钩沉稽康、王羲之、谢安等魏晋名士的事迹,生动展现了魏晋清谈的鲜活场景,拓展了研究空间。

美文

## 田园,一静如梦

□ 潘鸣

清晨,我踱着田埂上湿漉漉的霜露,掀开薄如轻纱的朝雾,游弋于这片一静如梦的田园。我尽量放轻脚步,不打扰乡野这份难得的安宁。

庄稼地是平坦如砥的一大片,大到足可配得上“广袤”这个词。太阳冉冉升起,白晃晃的,却没有劲道,像一轮阴柔的满月。偌大的田埂上,听不到一台农机的作业轰鸣,看不见一个辛勤忙碌的人影。在村口泊了车,穿过新农村聚居点,我看到,一栋栋橘色小楼建造得时尚雅致,楼院的门户却保留着旧式的小青瓦人字椽顶,正像如今的乡人,既欣然接纳现代生活方式,又执着守着一份怀旧情愫,二者交叠,混搭于日常,并没有违和的裂痕。零星可见三五村民,捂得严严实实走出院门,袖着手,静静地沿新村河湾公园绕圈闲走;一位妇人从院边自留地里拔起两头硕大的萝卜,上面还沾着黄泥,提到溪边荡涤几下,再出水,已是白如脂玉。

眼下正值冬闲时光,乡居生活的行板转入舒缓的节拍,是顺理成章的事。随着寒凉加剧,必须节制人力,

度过一段“无为而治”的悠闲光阴。垄亩躬耕自有道法,在行的农家懂得顺时应变,张弛有度,作歇合宜。

所以,这应该是田野里一年之中最为宁谧的时光了吧。不仅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一时间难觅踪迹,往日一幕接一幕的精彩情景剧也偃旗息鼓。那些曾经如潮水卷涌的蝉嘶蛙鸣,草棵间蹦来跳去的蟋蟀,翻飞盘旋于花丛的蜜蜂蝴蝶,栖息在叶茎草垛上的蜗牛瓢虫,土坷垃上蠕动拱掘的小蚯蚓,慌慌张张蹿过土埂的田鼠黄鼬……从春到秋,田野上各种昆虫所呈现的活色生香,眼下仿佛都烟消云散,空旷的田野,变成了一座寂寥的舞台。

当然,那些属于田野的芸芸众生并未灭绝,也未远离,它们依然与庄稼地休戚与共。只不过,凛冽的寒意迫使它们潜伏冬眠,待到来年惊蛰一振,成千上万的小生灵会纷纷重出江湖。彼时,乡村大地又将上演新一轮的热闹非凡。

脚下的庄稼地里是清一色的小麦苗。农人几十天不施肥、不灌水、

不喷药,任由麦苗兀自过活。麦苗们似乎集体遁入一种“辟谷”的境界,但我知道,生命的吐纳和律动一刻也未消停。它们的根系在土壤里吮吸先前储存的养分,它们的叶片在承接霜雪击打的同时也在蒙恩来自上天的滋育。事实上,每一株麦苗都在潜滋暗长,墨绿油亮的质色,透露出它们健硕的生命底气。这个时令,严格控制作物长势是明智之举。

往常最喜欢凑热闹的麻雀,也不再飞来庄稼地了。它们倒不是害怕打扰这一方宁谧,眼下田野空空茫茫,既没有虫多谷麦可觅,也没有枝头花香诱惑,作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麻雀们才不肯过来忙活呢。远处树林里栖居着一尾斑鸠,时不时啼鸣一声,“咕咕——咕咕”,更衬托出田野的沉寂。

如此,庄稼地便落得一番彻底的清静,更加安然沉湎于拙朴的一帘幽梦了。置身其间,我,似乎也幻化成这梦幻田园曲调中的一枚音符……

(摘自《中国文化报》2024年12月4日)